

赫欽斯的高等教育理想

郭 實 渝*

一、緒 論

我國大學教育制度最近力求突破，許多人倡議通才教育的實施。「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不是一個新名詞，它延續歐洲中世紀大學教育的人文(liberal)精神及傳統，是指個人智力、道德、文化的修習與養成。目的不是某項知識或實用技術的磨練與專精，而是在設立一通用於所有學術科目的基本信念，培養客觀有力的判斷能力。正如亞里斯多德的教育主張，教育是在養成習慣，而通才教育就是在養成五種認知習慣，此五種習慣是推理、演示、直觀、藝術欣賞，及正義與尊敬的習慣。¹這種以人文為基礎的通才教育在二十世紀科技發展及全民教育理論與實用主義人生觀興起以後，受到許多批評及誤解。它在美國教育制度中以二種形式存在，第一種形式是小型的人文學院，學生人數不會超過五千人。美國開發初期，根據英國的牛津及劍橋兩所學院設立傳統的人文學院。哈佛學院設立的目的是造就神職人員，因此，古典語文、哲學、數理、邏輯，及德性修養是主要學習項目，俾使受教育的年輕人能獲得通達各類學科的知識及智慧。實用技藝的科目不佔地位。此類人文學院在二十世紀初面臨工業革命，技藝改革及提昇，知識分化及多元化等的挑戰，及社會結構及變遷的壓力，有的改制為綜合大學，包容更廣更多的知識範圍及增強實驗研究的功能。有的改制為社區學院(com-

* 中央研究院美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私立東吳大學兼任副教授。

¹ Robert M.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 p. 63.

munity college)，成為成人教育或終生教育的組織。有的仍保持其傳統，繼續生存，但却面臨更大的考驗。它們被批評為貴族學校，只是有錢的貴族子弟可以獨享的教育機會。畢業生亦因無技能在身，在工業社會中謀生不易，因此學生人數銳減，學校數目亦在減少當中。² 這是今日小型人文學院的困難。另一種形式是在各綜合大學中設立人文方面的課程，每位進入大學的一、二年級學生必修科目，包括各類基本課程，尤其是語文、哲學、歷史、數理、邏輯及德性知識等各類人文科目為主。此種形式的人文教育就是通才教育。

儘管小型的人文學院日趨沒落，學校日益減少，學生人數亦在減少，課程修改以應時勢之潮流，但在各大學中的通才教育的努力却一直受重視。人文課程的比重，對學生之基礎人文訓練的要求在各大學中日益增加，除了三R之外，更重視道德、文化修養及思考能力。³ 造成這種情形的主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多元的知識分類在現代愈來愈往向專家及專業之路，正如我國常說的「隔行如隔山」的情形一樣，往往造成各學科之間無法溝通，無法連繫，個人智慧侷限於狹窄的單項學科之中，漸漸的不能且不願接受其他學科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基於實用主義及進步主義的教育系統及制度之下，「超級市場」式的課程使得畢業學生不能寫、不能讀、不能算，也無法做分析的思考，對自己文化及文明隔閡很深，更別談對世界其他文化的了解了。⁴

在三十年代，美國芝加哥大學校長赫欽斯（Robert Movernard Hutchins, 1899-1977）已洞悉上述大學教育面臨的困難

² Allan O. Pfnister, "The Role of Liberal Arts College,"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5, No. 2 (March-April 1984), 146.

³ "Dean Henry Rosovsky Leads the Harvard Revolt against 'Chinese Menu' Education," *People*, 10, No. 13 (Sept. 25, 1978), 43.

⁴ Frederick Krantz, "The Liberal Arts' 'Noble Vision,' Employment-Related Education, and the Free-Market Curriculum,"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XXVII, No. 17 (Jan. 11, 1984), 80.

與混亂情勢，而致力於通才教育的提倡了。到今天，通才教育在美國各大學一、二年級必修課程中占相當重的份量，赫欽斯的努力是有影響的。

沒有人說赫欽斯是一位教育哲學家。他並沒有提出獨創的思想，他在教育理論的地位也不如杜威。但是他在教育思想上的堅持，對人文教育之拓展與努力，却使他在美國高等教育界佔了一席不可動搖的地位。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校長期間，他堅持大學教育是睿智的、道德的、美學的及精神的教育，而不是做為訓練技術人員的機構。這種傳統的教育思想始終與實用的、自由的、按學生個人興趣而選擇的教育系統在理論上相抗衡着。後者是以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為首。此二理論到今日仍是美國大學教育的孰執牛耳之爭。在表面上，美國大學的學風自由，學科選擇多，學生亦以大學畢業以後在職業上的優厚條件為入學的主要因素。但強調人文之重要、文化保存、文明發展及個人身心修養為大學教育的主要目標之大學負責人仍然很多。他們自己也因兩者孰重以決定學校發展方針而難以抉擇。

赫欽斯畢生均在為人文教育應屬大學教育之主要工作做宣導及努力。在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二十二年中，他實際的在實現他的理想，不但使芝加哥大學成為一所好大學，而且是公認的最好的大學。另外，他與好友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共同編纂與教學，設定了通才教育的主要課程內容——古典名著。到今天，美國學術界對他的尊重及贊同更是有增無減。

赫欽斯沒有一個完整的教育哲學體系，他的主張散見於他的演講及數本著作中。他的教育理論之哲學基礎是奠定在他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以後的。他在三十歲（1929）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三十二歲開始研讀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第一次接觸傳統哲學，才澄清他對「大學」（university）的觀念。研讀希臘、中世紀及近代的哲學典籍更加强他個人一直信守的原則及信仰。他相信人的理性，獨立心靈，學術自由，及民主政治。這些信仰一直跟隨着他，終其一生，未曾改變。他將他的信仰應用於教育工

作上，奠定其觀念論的教育哲學主張，人以理性去自由探討及討論，養成獨立思考，分析判斷能力，確認教育需要形而上的第一原則，肯定的目標，及科際整合的概念。他運用這些主張於他主持的芝加哥大學校務上面，造成一些決策的更改，課程的修訂，甚至學制的改革。雖然他的計劃及部分措施未能持續，但他在高等教育界所引起的迴響到今日仍然餘波未息。尤其是當年他洞察了美國大學教育制度的偏差，雖然他的補救方式因是以回歸傳統保守的人文教育而不受歡迎，但各大學教育負責人却不得不承認這些偏差的存在，而謀求合乎時代要求的解決之道。他由芝加哥大學退休，發起民主社會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擔任大英百科全書的編輯工作，他仍一直繼續企圖實現他的「學者的社會」（a community of scholars）的理想。他在學術界樹立人文學術研究的權威，也引起不少爭議。赫欽斯終其一生始終堅持立場，為智性的教育理想而努力。

本文即是對赫欽斯的高等教育理想做一研究與分析。下一部分，首先為他的高等教育理論找出基本預設，包括他對理性、民主與自由的信仰，教育是在教養，培育「為人」的經驗而不是訓練，在智性的修養及發揮，及以一個原則通貫整個教育系統的主張。其次說明他的理想大學的內容。一九五三年，他曾出版**烏托邦大學**（*The University of Utopia*）一書詳細的指出當時大學教育的偏失，而以想像的、理想的烏托邦大學說出他認為最好的大學形式，就是他的理想大學。人文教育的教材是以他與實在論哲學家艾德勒合力編輯的「古典名著」（The Great Books）為主。第三部分，討論他的理論在實踐上的結果及面臨現實的困難。明顯的，他在芝加哥大學執行的改革未能持久。另一方面，他的通才教育主張，至今仍被大多數全科大学所採納；「古典名著」作為人文教育教材，並以此設定課程的人文學院在美國仍有兩所。這是值得注意的。最後一部分，將對赫欽斯的高等教育理想在理論及實踐兩方面加以評論，並提出結論。

赫欽斯的高等學府理想正如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樣，是個完美的境界，是以哲學基本預設為基礎，發展出一完整的實踐方式。理想是完美的想像世界，常常會忽略許多現實問題，在實現上發生困難，但這並不能減低此理想在討論上的價值。也正如柏拉圖的理想國，至今仍是哲學研究者必讀的書籍之一。

許多人指責及批評赫欽斯，認為赫氏反對科學，輕視研究（research），否定專業知識。這是對赫氏理論的誤解。他認為專家、科技及研究是有用的、有價值的，但必須在理性指導之下，才有正面的效果。

赫欽斯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教育家、改革者、超然的實行家。正如一份報紙在其死後的紀念社論上提到，赫欽斯像現代的蘇格拉底，他的影響力默默的存在，受其影響的人可能仍在完全不知覺之中。⁵

二、赫欽斯高等教育理想之基本預設

赫欽斯承認他是在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以後，第一次研讀了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才發現自己以前對「大學」的目的是什麼未曾仔細考慮過。後來，他與艾德勒在芝加哥大學共同開課（這是開大學校長授課的先例），以研讀古典名著為主，漸漸接觸許多思想家的理論及古典名著中討論的觀念。由荷馬的史詩到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由柏拉圖的許多篇對話錄到馬克斯的政治經濟批判序言，由聖經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所得及想做到的不只是對各時代思想的脈絡與延續的瞭解，不只是肯定各作者智慧結晶的價值，不只是做為通才教育的主要課程，更不只是為現代許多支離的學科及技術科學，專業化的大學教育找到睿智的貫通基礎。這些典籍，使赫欽斯為其自幼在家庭及大學期間所接受的信仰找到理論的基礎及肯定。更進一步，由亞里斯多德及亞奎那（Thomas Aquinas）兩人的理論中，找到他的高等教育理想的哲學上基本預設。

⁵ "The Editorial Writers," *The Center Magazine*, Oct. 1977, p. 33.

在赫欽斯有限的著作中，其高等教育理論的哲學基本預設可分析歸納為三點。第一預設是人是理性的、道德的及精神的存在者。⁶ 此預設明顯地是受亞里斯多德的影響。他幾乎全盤接受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人是理性的動物，人類天生就有求知的欲望等觀點完全是亞氏的主張。在精神方面，他接受亞奎那的主張，借用理性以及智性的探討與作用獲得知識。獲得最高幸福是人類追求知識的最終目標。⁷ 赫欽斯被認為是知識的主智主義者是有原因的。這也就是他在教育哲學上的第二基本預設。他本人並未承認自己是主智主義者，但由他的理論中可看出他重視人的理性與睿智（reason and intellect），認為經驗的地位不如理性思維重要。經驗只在收集資料，經驗事實及資料的統御工作却不是感官經驗可做的，而是要借助理性的思考與分析。在知識上，唯有以睿智為基礎的知識才堅實，而且永恒。理性與睿智是知識的首要條件，同時也是貫通各門學科的第一原則。理性追求事物的原因，此原因即真理。由上述本體論及知識論的預設看來，人存在的三個基本性質，理性思維在追求真理，道德修養在獲得最高的幸福（the highest felicity），⁸ 精神力量發揮在藝術表現上，這些都是人類最高級活動。真、善、美的價值是絕對的。求真、求善、求美的人的本性也是天下一樣的。要使這種人的本性獲得提昇或發揮，就需借助教育的力量了。赫欽斯很清楚的說，「所有的人都有能力學習的」（All men are capable of learning）。⁹ 同時學習是一生都在做的活動。真理是經過人們不斷的學習與再學習才保留下來的。教育活動包括正式的學校教育制度、家庭教育及宗教教育，三者共同合作造就「一個人」。¹⁰ 上述三點人性追求的價值，道德德性是要借助家庭教育而獲得的，

⁶ Robert M.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53), p. 66.

⁷ Ibid., p. 81.

⁸ Ibid.

⁹ Ibid., p. 76.

¹⁰ Ibid., p. 70.

精神美學之發揮是宗教教育的工作，而睿智思維的修成就要靠學校的正式教育了。學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是成人教育，也是使人能完全發揮人的功能及特質的一種正式且有系統的方法。¹¹ 成人教育的準備工作就是年輕人的人文學院式教育。此類教育的場所是高中之最後兩年及大學之最初兩年，對象是十六歲以上的年輕人，主要目的在於睿性的養成(cultivation of intellect)。¹² 在此，我們可以找到赫欽斯高等教育的第三點哲學基本預設——教育是智性的養成，既不是技術訓練的場所，亦不是專家的製造廠，而是發揮人的功能的協助手段。

人的功能有二種，其一爲人是能交際的，另一是人是具政治性的。此二種功能代表人的二種存在特性，前者是社會性，後者是獨立自主性，也就是自由。在教育活動中，認清人是生存在社會中的，要發揮人的社會性，就需要對自己及外界的瞭解(understanding)，瞭解世界及在其中的我們自己。瞭解自我追求的目標及理想，追求着共同理想的人們自然組成一個社會，因此個人也就是社會的中心。¹³ 人的另一特性是自由，自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件。因爲每個人都有能力學習，知識之自由追求也就是民主的表徵。換言之，人是自由的，也同時有能力去學習，教育就應該是人人都可接受的。另一方面，民主雖是由人民管理政府，但爲了整個社會的共同理想，個人自由也需要紀律，要正確的使用自由。如何能正確的使用自由呢？「運用我們的智慧」是赫欽斯的答案。如何能聰明的運用我們的智慧呢？這就是教育的工作了。民主國家中每個市民都是管理者，當然，管理國家需要智慧，智慧需要教育養成。也就是說，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睿智的培養，而睿智表現在個人的判斷及領導能力上。因此瞭解與判斷兩項能力代表我們的智性，人文學院教育也就是在促使學生或

¹¹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p. 75.

¹² Robert M.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55.

¹³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p. 69.

54 赫欽斯的高等教育理想

年輕人發展此二項能力。¹⁴

人文學院教育在立場、方法，及教材方面與現在的教育制度不同。立場上要求科際間的瞭解與整合，方法上是傳統的討論或蘇格拉底式的對話方式，教材是以涵蘊着偉大理念的古典名著為主。本質上，赫欽斯是重覆亞里斯多德的主張，教育是在養成習慣。¹⁵

基於上述三點基本預設，赫欽斯提出一所理想的大學模式，寫成烏托邦大學一書於一九五三年出版。他將在芝加哥大學擔任校長二十二年的經驗，及對全美社會及學術界觀察的結果，並根據他的信仰而設想的理想寫在書中，一方面對二十世紀以來直到五十年代美國高等教育所產生的偏差加以分析及指陳。另一方面敘述針對這些偏差，提出一個理想的民主國家（烏托邦）之高等教育系統的解決方式，做為我們應該採納的藍本。

三、理想的大學

在赫欽斯的著作中，教育的衝突（*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1953）是申論他的教育哲學之著作。他認為，所有教育系統一定要有教育哲學為理論基礎，而教育哲學是根據我們對人及社會的概念而構成的。換言之，教育哲學的根本就是我們自己的哲學立場。赫欽斯在書中的第四、五及六章提出他的人及社會的概念，並以人文教育及大學兩種教育活動說明他的教育哲學觀點。依照上述三項基本預設，他認為教育是一項有意的、有組織的企圖或實際活動，以幫助人們成為有智慧的人。¹⁶在這個定義下，教育要做的是在發展人們智性能力，使他們能有習慣、觀念及技術以繼續其學習的一生。學生需要的不只是科學知識、工作

¹⁴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p. 73.

¹⁵ Robert S. Brumbaugh and Nathaniel M. Lawrence, *Philosophers on Education: Six Essays on the Foundations of Western Though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3), p. 52.

¹⁶ Robert M. Hutchins, *The Learning Society* (New York: Praeger, 1968), p. 5.

技能，而是對世界及自我的瞭解及對各類價值的判斷能力。這些需要正式學校教育的協助，是家庭教育及宗教教育無法做到的。

人們在受教育之後，能應用其智慧以達最高幸福境界，這是人類的理想，也應是每個人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我們需要教育是在使我們的普遍人性獲得提昇。¹⁷ 每個人都有權利盡量發揮其聰明才智。所以教育的目的在智慧（wisdom）的培養。¹⁸ 也就是說，以人類智慧發展為教育的導向。在此目的之下，每個人都應接受人文教育，鍛鍊自己的判斷能力及增加自己的瞭解能力，是一生的學習過程，也是往向理想的企圖。大學是在接受過人文教育的洗禮以後，想更進一步追求智性上的成就，知識上之增進與新發現的一個學術社區。他認為大學是一個睿智者的社會（a community of intellects）¹⁹ 或是一個學者的社會。²⁰ 有智之士具共同理想及共同追求之目標，共同努力使大學成為學習的中心，²¹ 或理性思考的中心，²² 也是獨創思想的溫室。²³ 在此社區中，自由是不可缺少的先決條件，學者有自由去研究，討論及教授，可以共同思考，超越單獨思索的能力範圍。²⁴

赫欽斯堅持的信念是人的本體是天下一樣的，追求的目標也一樣，因此協助人去追求且往向此目標的教育系統也應有一樣的導向。教育制度應獨立於任何環境、社會、經濟及技術的影響，同時應能引導國家或社會往向世界大同的理想。以教育哲學領導教育制度，使教育制度獨立，進而影響社會觀念，改善環境，聰明的使用科學及工業力量，培養負責的國家公民，這才是教育活

¹⁷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p. 90.

¹⁸ Ibid., p. 90.

¹⁹ Ibid., p. 105.

²⁰ Robert M. Hutchins, *No Friendly Voice*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68), p. 3.

²¹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p. 116.

²² Hutchins, *No Friendly Voice*, p. 15.

²³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p. 116.

²⁴ Hutchins, *The Learning Society*, p. 109.

動的實際目標。²⁵

但是，赫欽斯發現當時的高等教育制度及教育目標離他的理想甚遠。不但如此，還出現許多危機，使教育的導向發生錯誤，喪失了教育的真正精神。赫欽斯在**烏托邦大學**以及**美國高等學習**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兩本書中指出美國大學教育中出現的一些危機，同時也闡述他的理想大學。另外在**前瞻的社會** (*The Learning Society*) 一書中，赫欽斯也批評了世界各國教育的偏差。這些危機及偏差是什麼？理想大學的形式又是什麼？綜合上述三本著作，為此二問題作答。

赫欽斯在**烏托邦大學**提出高等教育的四項危機，在美國高等學習中提出三點迷惑及三個兩難式，加上在**前瞻的社會**中提出一些開發中國家教育制度導向之偏差。這些根本來源是因其基本的錯誤觀念。他認為教育制度本身不會產生危機，危機是來自社會及國家的羣衆導向，也就是說，國家社會人民所看重的是什麼，教育就培養什麼。教育始終是受人民喜好、國家利益、社會取向及經濟商業目標所支配着。他在**前瞻的社會**中提到「教育始終被政治、經濟、技術及社會秩序所束縛着。」²⁶ 又提到，「教育之所以有必要是因為它是往向繁榮與權力的途徑。」²⁷ 許多國家認為教育是獲得較好職業及較高社會地位的工具，²⁸ 也是改革社會計劃的工具。²⁹ 這些都使得教育制度附屬於國家所榮耀的物質之下，無法獨立存在，更無法做社會的導向。教育受制於社會民衆之喜好或國家政治需求，是教育發生偏差的主要原因。在美國，社會民衆及國家的喜好是對金錢的喜愛 (love of money)。對金錢的喜愛及對公衆要求的敏感是兩項支配着美國大學生存的力量。³⁰ 而在世界其他各國，則是國家的經濟成長、繁榮與權

²⁵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p. 3.

²⁶ Hutchins, *The Learning Society*, p. 3.

²⁷ Ibid., p. 5.

²⁸ Ibid., p. 50.

²⁹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p. 53.

³⁰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p. 6.

力，³¹ 未開發國家則是以國家的工業化與繁榮，或財富及權力的獲得為教育目標。³² 這些偏差的教育目的，在美國高等教育界產生了危機、迷惑或兩難式，在世界各國也產生類似的問題。以下只就美國高等教育在上述立場之下產生的偏差述之。

迷 惑

1. 美國教育的導向來自對金錢的喜愛。赫欽斯認為當前美國高等教育制度的導向完全受其學校財政來源控制。學校財政來源來自三方面：學生、捐獻者及政府。³³ 私立大學最重要的財政來源是前兩者，公立學校雖有相當大的財政支出來自政府，但政府提供財政支持的先決條件是學校本身要吸引學生，因此學生的興趣及經濟支持仍很重要。學校要生存不是靠崇高的教學理想及教育目標，而是靠學生及捐獻者的金錢。換言之，付錢給學校者的興趣及意見就可以左右學校的一些行政及教育政策。大學應能滿足學生的興趣，應能吸引學生，才不致喪失收入。很明顯的，足球賽是使學校名聲大噪的手段之一，也是吸引學生的力量之一，足球賽能增加學校的知名度，增強學校的吸引力，大量學生申請入學，校友們的讚賞與欣喜，學生願付錢入學，校友願捐獻金錢協助學校，如此學校的生存才不會發生困難。但另一方面，也因為如此，學校的行政無法完全獨立，教育政策受外圍人士牽制，無法完全站在學術的立場來制定制度。如至少足球隊是一定要存在的。校友的捐助很重要，因此一些兄弟會或姐妹會也有必要繼續存在，儘管這些會社的目的在目前只是在增加學生社交關係及校內的社會地位而已。也由於對金錢之依靠，大學的主要任務沒有清楚的規定。換言之，大學的一、二年級學生應屬於通才教育的範圍，而非屬於完全以研究為任務的高年級大學及研究所教育範圍。若將一、二年級學生置於大學講堂內，會產生二種壞的後

³¹ Hutchins, *The Learning Society*, p. 25.

³² Ibid., pp. 24-25.

³³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p. 4.

果。一方面，大學成為過度成長的學院。另一方面，一、二年級學生也會受到剝削，因為他們是由高年級學生或研究生來教導，得不到更深入的教育。但是一、二年級學生的學費是一所大學要生存所不可少的，因此大學不願意放棄招收一、二年級學生的政策。

美國社會中對金錢的喜愛高於對學術及智性修養的重視與尊重，使得大學教育不得不為迎合學生、校友及公眾的喜好而制定部分行政政策。這是當前美國高等教育的迷惑之一，到底高等教育政策是附屬於財政條件之下，還是應該先有一肯定的教育哲學及政策，然後才尋求財政支持呢？

2.對「民主」意義的迷惑。民主政治是赫欽斯的政治理想，但以人人平等、自由的觀念應用在高等教育上却產生二點迷惑，也是對「平等」定義的誤解。此誤解影響到教育之期限、內容及控制。³⁴第一點迷惑是基於公眾有權力制定學生受教育的年限及內容。又根據人人平等的原則，每個人都有權利獲得跟其他人同樣量與質的知識。故義務教育受公眾意見之支持，學生可隨自己的喜愛留在學校中，也可隨意選擇自己喜愛的課程，更可要求與其他人一樣獲得同樣多的知識。大學教育也設定類似的政策。大學要公開，讓所有人都能自由的入學，隨意的選課，及要求等量的知識。但是，大學教育與義務或基礎教育不同，是獨立智性發展的教育，需要學習者的興趣、智能，及固定修習期限與深入之研究工作。這都不能任由學生決定的。在高等教育中之民主意義是指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不受金錢之左右及公眾意見的影響。第二點民主意義的迷惑就是指公眾意見常常影響教育政策。「民主」意義似乎指涉每個人對教育都有發言權。人民管理政府，因此對用於教育的費用多少有權利決定，但這並不是說公眾對學校如何應用教育經費也有決定權。校友會對學校的經濟支援也不應該改變學校的教育方針。董事會的董事們也是一樣，除了法定的控制之外，不應控制到大學的行政、教學內容及

³⁴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p. 13.

師資陣容。³⁵

3.對「進步」一詞的誤解。一般對「進步」一詞的瞭解是指除舊佈新或推陳出新的意思，以更好的代替過去舊有的。這種解釋沒有錯誤，但若我們認為一切在進步中，而拒絕過去，因為古代人不知道我們現在知道的，這便造成高等教育使人迷惑的另一點了。赫欽斯認為當前美國高等教育摒棄過去的思想成就，現代教育的基石是對眼前環境的認識，適應且能直接利用。³⁶ 在科技日益發展，科學日漸分化，資料堆積愈多，愈顯得進步的觀點之下，教育不再被當成發展個人睿智的活動，不再以前人的成果做為教育內容，教育只在使學生適應眼前的環境。在此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的立場下，大學教育否定了許多教育內容的存在價值，確定大學教育目的是在其功利性。

按赫欽斯的看法，美國高等教育的情況是：大學依靠人才存在，而人們喜愛金錢，教育是獲得金錢的方法。民主是指每一個小孩都要受教育，協助我們獲得金錢，不相信智性之培養的價值。這一切決定了教育政策。³⁷

上述三點迷惑如何化解呢？赫欽斯認為，需要大學堅持立場及目的，肯定高等學習(higher learning)的方向。高等學習應該是全心全意的追求智德，也是要全心全意在知識上追求其增進。³⁸

兩難式

在美國的高等學習中，赫欽斯提出三項高等學習的兩難式。大學是高等學習的場所，却又受着社會大眾之取向的影響。大學教育是應該按其最終的學術理想而設定其政策呢？還是為了其生存而迎合大眾之意思？我們可分三方面來談。赫欽斯最後提出解

³⁵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p. 24.

³⁶ Ibid., p. 26.

³⁷ Ibid., pp. 31-32.

³⁸ Ibid., p. 32.

決方向。

1.專業主義的兩難式 (the dilemma of professionalism)。赫欽斯認為三十年來大學設立時在目的上常常發生爭執，大學的目的是在求取高深學習，即為學問而學問呢？還是訓練學生為其以後的職業做準備？為學生的未來工作着想，則很容易將大學變成專業化的訓練機構，或者成為職業學校。而真正在為求學問而求學的目的，因無法預見其在未來求職上的利益，被認為是危險的。因此，大學在使學生精於某一專門技藝，沒有創造性思想，亦不從事基礎研究，而以職業主義為宗旨 (vocation-alism)。另一方面，我們並不是拒絕這些技藝在大學中的地位，大學應該是研究各種專業的一般原則、基礎命題及理論，不一定要求實際結果。正如廚師不一定懂得化學、食物營養組織之結構或調理食物的原理，只需知道一些職業上的法則及好的手藝就可以了。它不是學習的專業 (learned profession)，因為學習的專業是需要智慧的。

2.由於上述的職業化大學教育產生了第二個兩難式，即孤立的兩難式 (the dilemma of isolation)。各門學科都在做專業的技術訓練工作，教授們只關心自己的手藝，只考慮技術的精良與否，未在學術內容上研究。各學科都獨立了，相互之間愈分愈開，漸漸在思想上無法溝通，孤立起來了。另一方面，大學教育是希望為各門學科在內容上找尋共通的架構，這是智性上的訓練。

3.在檢查當前大學教育的迷惑時也發現第三個兩難式，即反主智主義的兩難式 (the dilemma of anti-intellectualism)。公眾的意見及對「進步」一詞之誤用，使得大學須順從公眾的要求，訓練學生技藝及對當時環境的適應。智性在大學教育中的地位如何？

解決上述三點迷惑及兩難式，對整個現行的教育系統及制度加以檢討與改革是必要的。而單獨就此三個兩難式而言，解決的辦法是，專業化在大學中並非不能存在，需要有深入的認識，在

職業訓練的背後，一定要有睿智的內容。換言之，專業的知識基礎、原則及理論必須是主要的學習項目，而不是手藝或技藝。也因為各門學科有內容，也有睿智的理性思考做基礎，則學科之間的溝通並非難事，學科孤立的情形就不會發生，進一步更能共同研究，使大學成為學者的社會。最後，以睿智為學習的動力，則在大學中追求知識完全是在求知、求真，而不會為迎合公眾要求而改變教育方針了。

美國的高等學習是在一九三六年完成的，當時曾引起教育界的許多討論，其中，又以杜威對赫欽斯的批評最有名。³⁹ 赫欽斯並不因為他的觀點受到批評而改變自己的看法，仍堅持美國大學教育的偏差始終存在，未見改善。十七年後，即一九五三年，他完成**烏托邦大學**一書，提出高等教育面臨的四大危機，這些危機在**美國的高等學習**一書中都已提過。他指出，理想的烏托邦亦曾在高等教育方面面臨此四危機，却將它們克服了，並設立理想大學。在**烏托邦大學**一書中，赫欽斯並未如前一書提出具體的大學組織、教材內容及方法，但保留了該書中提出的解決迷惑與兩難式方法的精神與原則。首先討論高等教育的四大危機。

赫欽斯認為美國教育所面臨的四大危機是工業化、專家化、哲學分化及社會與政治的附會。簡單說明之：

1. 工業化。二十世紀已進入工業時代，各國的工商業日益發達，以機械代替人力的操作，產品不再以手工製作，而是大量的應用機械生產。在生產過程中，人的因素減到最低。在工廠中，人只是大型機械生產線上的一位操作員而已。產品對工人而言毫無意義，工人不但不瞭解生產的整個過程，有時甚至不知產品的形相，因為他們可能從未見過自己曾貢獻一份力量完成的成品。因此工人對工作只在做機械性的運作，不必應用思考，對產品不必有感情，亦不關心。當然，更談不到如藝術家們一樣的珍惜自己的作品，並且賦予深厚的意義了。工業發達的結果是人性的喪

³⁹ Mortimer Adler, "The 'Chicago Fight'," *The Center Magazine*, Oct., 1977, pp. 50-60.

失（dehumanization）。如何使工業化下的工作有意義是相當困難的。

另一方面，工業力量的強大代表國家的權力，經濟的富裕及成就；進一步並代表國際地位。這使得世界各國盡力在工業及機械方面做研究發展，因而也影響到國家之教育制度。教育上的壓力不是道德、智慧、美學及精神上成長之要求，而是來自成功、金錢、力量及名望的獲得。教育在此種壓力下，要訓練工人，造就工業科學專家，專業專門的研究，其目的是迎合社會上工業力量及經濟地位提昇的需要。

工業化在教育上造成的危機是使人性喪失，國家又以工業力量來衡量國家的力量，使得教育只在提昇工業力量。但是，工業力量本身並沒有價值意義，它可以被好好的應用，也可以被應用來破壞與毀滅。工業力量的增加並不一定代表國家力量的增強。若能聰明的而且睿智的應用工業力量，才真正代表國家力量。因此，國家只靠工業力量是不足的，另一要件是智慧。工業只是社會進步的表相，恰當且聰明的運用工業力量不在商人或工人，而是思想家。因此教育的任務不僅使人們獲得工業、科學的知識，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人們能聰明的應用國家之科學及工業力量。⁴⁰

總而言之，工業、科技、專業等能力的訓練是增強國家力量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更重要的是人民睿智能力的發展。國家真正的力量來源是人民的睿智，包括道德、智慧、美學及精神上的高度發展，教育也有正確的方向了。

2. 專家化。科學的發展使我們的知識分化，而且愈分愈細，專家的產生是科學細分之後的自然結果。專家化的大學教育如何成為教育的危機呢？一方面，正如赫欽斯在美國的高等學習提到的大學教育面臨的孤立的兩難式，專業化的大學教育使大學成為職業訓練場所或淪為職業學校而已。另一方面，科學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但各門學科將世界劃分成小部分，各據一部分加以研究

⁴⁰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p. 2.

討論，搜集資料，得到許多世界細部的知識，同時却與世界之其他部分之知識脫節，或產生隔閡。也就是說，專家教育的結果無法使我們對世界整體瞭解，而只獲得細部的知識，而且部分與部分之間也因專家化而無法溝通。那麼我們如何去瞭解世界，甚而瞭解在世界中的我們自己呢？科學的專家化破壞了對歷史、哲學、藝術及其他學科的整體追求，及學科與學科之間的連繫。大學教育是否是訓練這些專家的活動，還是造就對世界的內涵及自己有着睿智瞭解的學者？當然，赫欽斯是贊成後者的。因為只知道收集資料的部分研究喪失對整體結構關係的瞭解。

另一項由專家化產生的教育危機是目前許多研究工作忽視知識之內容，只在收集資料。資料的收集對知識的增進是有用的，但若沒有導向或以睿智為指導的搜集工作是徒勞而已，也不能算是真知識。知識應該是有組織的薈集資料，經過思考，且具備睿智內容的。

專家化之大學教育引起的危機是使大學成為職業訓練場所，各專門學科個別研究，無法溝通，世界整體無法瞭解，認為科學即知識的全部，知識典籍資料蒐集的混淆。面對這些危機，首先要有清楚的概念，科學並非知識的全部，對每一門學科的內涵應有某些程度的認識，資料的收集應以睿智指導，更重要的是需求各門學科之間的交流。正如赫欽斯所說，社會需要專家，專家主義若不想落入死巷，每一專門科目就必須與其他學科相互觀照才行。⁴¹ 換言之，在通才教育的基礎之下，建立專門科目的權威是最佳的途徑。

3. 哲學的分化。科學的分化造成專家化的危機，而其他人文學科及在思想訓練上，也由於個別化而產生同樣的危機。在**美國的高等學習**一書中，赫欽斯曾經提到，由於對「過去」成就的拒絕，教育是在使人們適應現在環境，環境隨時在改變，教育的目的、方法亦沒有一致性，也沒有固定的普遍理想為現代文明追求的目標。自由的、開放的、按個人興趣發展的教育方式，造成哲

⁴¹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p. 43.

學地位的喪失。哲學變成大學教育的一門科系而已，對日常生活似乎已無影響力，也因此根本談不到一致的教育哲學了，教育的目標是多元化的，教育方法是以學生興趣為主，教材更因學生興趣而各異，教育的哲學基礎是在學生意見，多元的觀念、理性的思考不被重視。這些產生的後果是人無法在一起思考，沒有指導來發展自己的睿智能力，相互間也沒有辦法溝通。大學是一個尋求思想溝通的社區，但是因為哲學的分化，個人在學習範圍、原則、假設上的不同，若想交談，就像走在平行線上一樣，無法交流。⁴² 面對專家化造成的同樣的危機，我們需要一個教育哲學來統一且設定各門學科及學者交流的基地，那就是人的理性。而教育哲學的基礎即是人與社會的理性概念。教育的目的是在追求真理，是不斷的發展個人智性能力。如此，哲學的分化是可以存在的。青年人在十六歲時進入學院接受教育時應由人文學科開始，不僅僅學習溝通技巧，而且要瞭解世界整體及一些主要觀點。

4. 社會與政治的附會。赫欽斯在美國的高等學習中提到美國大學教育受到國內人民對金錢的喜好所支配，同時因為對於「民主」一詞的迷惑，使人人覺得有權發表意見，教育制度也受到公衆意見的影響，就產生此項危機。大學要附會社會公衆意見或政治看法，無法有超然的地位。除了公衆意見及政治看法之外，經濟或商業也影響到大學教育政策及制度。如五十年代教育界常被少數人的政治看法所限制或監管着。若有人講授馬克斯的著作，就受到外來的政治壓力，要中止其在大學教書的權利。有些大學的成立不是因為其學術發展的目標而是在是否能賺錢，這是受商業導向的教育。

然而，大學教育的目的在於培養人們之瞭解及判斷能力，睿智能力發達，就可以對社會及政治意見加以批判及修正。因此，大學教育是不能受公衆意見及政治看法所左右的，應該有完整的學術自由，使得大學成為獨立思考的中心，也是對社會政治批判的中心。超越社會公衆的控制，不受政治主腦人物的利用，更不

⁴²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p. 49.

受經濟金錢影響的大學教育才能保持其嚴格的學術標準及自由的學術討論特性。當然，這並不表示大學的目的只在發表不受歡迎的意見，而是指一所好的大學應該能容納各種相互矛盾的意見，直到其中一種情況被證明為止。⁴³ 大學的根本工作就是在為國家培養能獨立思考、判斷及批評的人才，成為一民主國家中負責的公民。

上述對赫欽斯認為當前（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危機及偏差做了簡單的敘述。這些偏差如何糾正呢？赫欽斯提出他的解決方法，也曾實際去實施。芝加哥大學計劃即是其中之一，雖然未能完全實現。然而，他始終不肯放棄其改革的想法，也未曾改變他的理論，在現實中若不能實現他改革的計劃，他便訴諸於理想，**烏托邦大學**一書就產生了。他的理想大學的組織、制度、教材及教法是怎樣的呢？綜合他在**美國的高等學習及烏托邦大學**兩書所提之通才教育及理想大學組織及由他的教育哲學的基本預設與他看到的美國大學教育之危機討論，我們可以隱約看到一所理想大學的影子。

首先，理想大學不會發生上述的危機、迷惑及兩難式。理想國的大學在面對這些偏差時已知如何解決了。其次，化解這些偏差之後，要設立什麼樣的大學，即什麼樣的教育制度及組織才是社會國家所需的？最後，大學之教材、內容及課程應該是什麼？對此三個問題，我們嘗試按照赫欽斯的看法加以解答。

理想大學成立的先決條件是人們正確的觀念。對金錢的喜好不會影響到教育制度，認清教育是站在超然的位置，不受社會、政治、經濟、商業上的觀念與要求支配的。保有着學術的自由，及公正、公平的批評態度，以對世界深入的瞭解及思考的嚴謹訓練，在國家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提出批評與建議，這是增強國家力量的主要方法。理想國的人民認清這些，則對大學教育的要求就與目前各國人民的要求不同了。

在理想國中，教育的目的是智性能力的培養，訓練年輕人的

⁴³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p. 88.

瞭解及判斷能力，是真理的追求，具世界性的知識的追求，因為真理是天下一樣的。教育並不否定工業力量及軍事力量的存在及重要性，但工業或軍事力量的獲得不是人類及社會生存的目標，也不是人生的目的。同樣的，科學發展及資料搜集是必要的，因為科學是幫助我們瞭解世界甚至我們自己的一條途徑。若要獲得對整個世界及人生或人性的瞭解還需要各門學科之間的相互溝通。專業化知識及專家是有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有一能連繫各學科的基礎知識，這就不是只有專業知識者所能做到的。因為，追求普遍真理，為工業力量找尋指導方向，為各門學科間交流設立基礎，這就是要靠思想家及藝術家的力量了。思想及藝術是人類最高級的活動。⁴⁴ 教育中的訓練最重要的不是研究工作（這是屬於研究所階段的課程）或資料搜集，不是專家的造就，而是先將上述幾項工作完成。使學生瞭解各行學科之間的關係及溝通基礎，訓練學生思考及判斷能力。然後，再在此基礎上談專家化的教育。換言之，就是專家們必須具備人文的訓練基礎。

理想國之教育制度及組織是有教育哲學為基礎的，教育是指終身的學習活動，沒有所謂教育結束的概念。教育哲學的基礎在人及社會的理性概念上，人是不斷追求真、求善及求美的，其中求真方面，是智性的發揮，人類智能的發展不會因某階段教育之結束而停止，智性仍會不斷發展而終其一生。在此哲學基礎上，允許多元哲學觀點的存在是一件好事。也因為有多元哲學觀點的存在，在不斷的討論過程中不但可以求得真理，而且更能提昇智性的能力，也肯定了大學教育的學術自由。總而言之，教育能使理想國的人們往向理性的生活方式。理想國是個民主國家，人民是管理者，管理者必須有能力批評、建議及指導政府。人文教育是奠定人民智性能力的實際活動，因此人文教育是全體人民均需接受的。

理想國的教育系統便是以全民教育為宗旨，學生由入學以後開始十年期間訓練讀寫算的能力。這些基本技能使學生到了十六

⁴⁴ Hutchins,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p. 20.

歲已學習到適用於一生的基礎知識。十六歲即可進入學院 (college)，不再以溝通的技巧為學習的主課，而以對世界上主要觀點的討論，也就是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的訓練。更具體的說，赫欽斯認為人文訓練是在高中最後兩年及大學的最初兩年間進行是最好的階段，故將此四年合稱學院的教學，以通才教育訓練為主要科目。大學的三、四年級與研究所階段是大學的範圍。十六歲的年輕人經過四年左右的學習在二十歲左右通過一次考試，可以獲得學士 (B. A.) 學位。年輕人離開學院後，有二條路可走，其一是去學習求生之技藝，但他的人文訓練足以使他們在未來的一生中以智慧來面對一切問題，不致於只是一個工人而已。另一條路是若能力許可便進入大學繼續高深的研究工作。大學的組織是小型的，理想之大學學生應只有兩百五十人左右，一律住校，教授也應有二十五位左右。

大學 (指目前大學之三、四年級及研究所) 是真正研究工作的開始。進入大學的學生已經有相當嚴格的人文訓練，在瞭解及判斷能力方面已經成熟，入學後，即以專門知識的研究開始，使許多基本觀念更能清楚與強化，同時也致力於新發現及新理論的成立。也因為有充分的人文訓練，多元哲學的存在不會影響到學生的看法，任何理論都能平等待之，聚合不同的看法、背景、態度及哲學，在討論之後，取得全面的認知及深入的瞭解，這才是大學教育的目標。

赫欽斯在烏托邦大學提出的理想大學也就是他在美國的高等學習中所提之通才教育及大學制度之重述，他並未改變他認為大學一、二年級應與大學分開，並與高中之最後兩年合併成學院的意見。通才教育的實施也是在學生完成基本技能的訓練以後開始，十六歲進入學院，經過三、四年的通才教育，然後可以出外謀生或進入大學。

通才教育的目標在教養學生的智能德性 (the intellectual virtues)，也就是培養良好的智性習慣。良好的智性習慣包括演繹的習慣 (induction)，指直觀的知識；演示的習慣 (demon-

stration)，指科學知識；抽象思考的習慣是在於哲學智慧的獲得，討論第一原因及第一原理；理性之藝術創作需要經過推理過程；及謹慎的習慣，正確的推理及對行動的慎重考慮。⁴⁵ 這些都是通才教育要達到的目標。修習那一些課程能幫助學生養成這些習慣呢？即教材是什麼？

通才教育的材料是統一的，不同的是教授的方法而已。學習的材料是永恒的，具絕對的內在價值的。在課程中，體格及個性之成長方面不包括在內，因那是屬家庭或宗教教育的範圍，因此課程的重點是一些永恒的材料。這些材料就是西方文明的遺產，由許多思想家、藝術家、文學家等所著述，在任何年代閱讀時都有價值的古典名著。它們是我們所知之最好書籍。⁴⁶ 這些書籍涵概了所有現代文明成果及對世界了解的基礎知識，不具工具性及實用性，但却有極大價值。學生在進入大學以前的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階段課程中，花費三到四年時間仔細閱讀、討論及消化這些古典書籍，對準備以後的專門學科學習或不再深造都是很有用的。

古典名著的編纂是赫欽斯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第二年，邀請艾德勒一起教授學生們應該具備的人文訓練課程時，兩人共同研究、編纂的，包括二十世紀以前所有的古典名著：文學、歷史、哲學、藝術、科學各方面的著作。在兩人慎重的選擇及討論之後，確定了在佛洛依德及威廉詹姆士以前的名著，包括四百四十三本著作，七十四位作者。共編成二十五卷。可分為四部分，構成四階段，學生在每一階段有選擇的權利，每一階段修習一年，對每本名著均以討論方式研讀原著，不是節本。學生人數不超過二十人。⁴⁷ 在一九七七年，艾德勒補充了上述二十五卷名著之不足，編纂了二十世紀的西方名著，選取了七十三位作者的一百三

⁴⁵ Hutchins,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p. 63.

⁴⁶ Ibid., p. 78.

⁴⁷ 參考徐宗林，*赫欽斯教育思想之研究*（臺北：文景出版社，民國七十二年），pp. 94-105，有關聖約翰學院的人文科學課程表。

十一本著作。由公衆熟悉的書，如奧威爾 (George Orwell) 的 *動物農場* (*Animal Farm*) 到嚴肅的沙特 (Jean-Paul Sartre) 之名著 *存在與虛無* (*Being and Nothingness*)。他並承認他選取的名著可能仍有遺漏。因此若要以名著爲通才教育之主要教材，其份量可能要愈來愈重了。⁴⁸

學生於結束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的課程之後，有二條路走，其一是結束正式的教育去謀職。因爲有了通才教育的基礎，在瞭解及判斷能力有成熟的發展，故在任何行業中，很容易適應，而且在技藝的學習上不會有困難。同時，在學習技藝及謀求職業之外，有了通才教育基礎，個人不會荒廢所學，在其以後一生中仍是會不斷的在理性及智性發展上努力的。另一條路是進入大學及研究所，在專業或專門學科方面努力。有了通才教育基礎，大學教育才不會發生前述的危機、迷惑與兩難式了。此理想的大學教育承認工業的重要性，學生們能聰明的運用工業力量來發展科學及造就負責任的國民。國家的工業力量操在思想家的手中，就不會被誤用了。科學雖然細分了各門學科，但學生們却能很清楚的體認研究與搜集資料之不同，科學並非知識的全部，並能瞭解到每一學科的內涵及精神，選擇其中一門加以專精研究之。在理想國中有一教育哲學，既然沒有中央權力的教育機構，因此允許多元哲學的存在，使學生接觸智能的多面性，應用自己理性及經驗獲取智慧，學習的生命能延長爲一生的學習歷程。最後，能站在超然的地位，不被社會公衆意見或政治看法所影響，反而能自由的探討學術，成獨立思索及批評的中心。此重視教育之人文精神的理想高等教育形式是否能在重視功利及科技的美國社會中存在呢？赫欽斯曾嘗試施行他的人文或通才教育計劃，結果如何？是否能達其理想？對美國大學教育有何影響？

四、理論的實踐

赫欽斯不僅僅對當時之美國高等教育現狀提出批評，他是芝

⁴⁸ "The Great Books (contd.)", *Time*, March 7, 1977, p. 43.

加哥大學最年輕的校長，在擔任校長的第二年（1930），便提出改革學制、行政部門及教材的建議，經過董事會及教員委員會的同意，開始實施他的理想。他在一九三〇年宣佈的計劃稱為「芝加哥計劃」（The Chicago Plan）。⁴⁹此計劃重點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由於一九二九年的經濟蕭條，各學校的教育經費短缺，為節省金錢，同時又針對漸漸走向專家、專業化科系的危分類機，赫欽斯及校內改革小組人員認為原有的七十二個獨立科系，獨立編列預算易產生重覆與增加校長工作量的情況，這種情況需加以改善，將七十二個科系分組歸屬於五個學門——生物科學、物理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及通才教育學院。由各學門之院長編列並提出預算，如此，各科系不再各自為政，必須與相同性質的科系共同考慮，編列預算，不致產生重覆，同時，也減輕校長的工作。另一方面，五個學門的院長的重要性增加，權力也增大，能協調院內各系之爭執及預算，間接的減少各科系完全獨立的機會。

第二部分，消除學分制度，取消點名，並廢除學科每學期之考試以評定學生成績的制度。代之以學生在結束一學科修習時必須參加的通識考試（general examination）。此種考試的目的不是使教學速度增快，而是使學生對他所修習的所有課程始終有連繫。這也是確定學生智能發展的方法。

上述行政部門及教學部門的改革，都是根據赫欽斯的主要理論，大學生必須有一通才教育的背景而來的。因此，第三部分的改革就是學制的改革，其中兩項重大的措施是：第一，將大學附屬之高中的最後兩年與大學之最初二年合併成通才教育學院；第二，學院教員的任用不必兼任行政工作。

前者使通才教育以四年為單位完成之，後者使教員能全心全意的擔任教學工作。「芝加哥計劃」於一九三〇年公佈實施，一年後，赫欽斯很驕傲的說有了相當可觀的成就。首先，七十二個獨立預算，因分屬五個學門，減小到只有十二個獨立預算，校長

⁴⁹ Hutchins, *No Friendly Voice*, pp. 188-97.

的工作減輕很多，也使得正在受經濟蕭條影響的各大學中，芝加哥大學能安然的生存下去。其次，廢除學分和學期考試制度，以通識考試代替之，使學生可以肯定自己所學。通才教育四年一貫教學為學生智力發展奠定基礎，同時很成功的使「科學人性化，使大學一、二年級的教學不致落入專業或職業訓練。」⁵⁰ 最後，由於學門的劃分，顯示出另一效果，即學門意識的發展。如將教育系隸屬於社會科學學門，使得教育的社會功能很容易且正確的被認定。由於赫欽斯的努力，使芝加哥大學由一所普通的學院變成美國大學中數一數二的有名大學。一九四九年時代雜誌二度以赫欽斯為封面，讚揚他在芝加哥大學的成就，封面的標題是：「芝加哥的赫欽斯——不是一所很好的大學，而是一所最好的大學」。⁵¹ 雖然他的努力及成果獲得肯定，但是他的改革也不是沒有受到阻力。當時芝加哥大學中一些研究科學、主張實驗方法的教授反對人文課程的講授及其在大學課程中所佔的份量。杜威更是對赫欽斯大加攻擊，謂其理論是極權的（authoritarian），⁵² 對科學仇視，只重視「固定的」及「永恒的真理。」⁵³ 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吉弟奧斯（Harry D. Gideonse）也以相似的論點反對赫欽斯，認為赫欽斯忽視了美國大學的多元性質，只就其職業性攻擊之。⁵⁴ 他又以回到希臘時的形上學理論及課程是忽視了現代邏輯及哲學。⁵⁵

赫欽斯在一九五一年離開芝加哥大學之後，轉任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 Association）的主席，他在芝加哥大學所實施的計劃部分被停止了。學門劃分仍然存在，但恢復了學分制度及學期考試，廢除了通識考試，大學的一、二年級與高中的最

⁵⁰ Hutchins, *No Friendly Voice*, p. 195.

⁵¹ *Time*, Nov. 21, 1949.

⁵² Richard Hofstadter and Wilson Smith, e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 Documentary Hist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 952.

⁵³ Adler, "The 'Chicago Fight'," p. 60.

⁵⁴ Hofstadter, p. 948.

⁵⁵ *Ibid.*, p. 942.

後兩年仍然分開，分別屬於大學及中學。最為人熟知的事是，在赫欽斯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九年以後，決定廢止校際足球賽。他認為足球隊對教育目標毫無用處。在他離開以後，足球賽再度恢復了。無論如何，儘管該校在赫欽斯離開之後，學制及教學方面又恢復原來的制度及組織，但由他所帶出的令人興奮的智性訓練及努力精神，直到現在仍然存在。畢業生仍以芝加哥大學為傲，在校學生仍熱衷於古典名著的研讀，教授們對學生在對古典典籍之根本了解上的要求仍然很嚴格。畢業之後，在古典的訓練方面及學術研究之精神方面強於其他學校的畢業生。而芝加哥大學仍然是美國學術研究上有名的大學。

為什麼芝加哥不能延續赫欽斯的計劃呢？校內的異議是主要原因之一。有人認為是在赫欽斯之後，美國大學校長淪為政府的助手，沒有魄力實現自己的理想。也就是再沒有第二位赫欽斯。正如一位專欄作家霍夫曼（Nicholas von Hoffman）所說，現代大學校長是否敢在廢除足球隊時宣稱：「大學之所以成名途徑有二，其一是有一隊有名的足球隊，另一是有一位偉大的校長……。」⁵⁶ 沒有偉大的校長繼承他的計劃也是芝加哥大學不能繼續實施赫欽斯計劃的原因。當然，美國的「古典哲學」——實用主義仍然左右着大多數民衆及年輕人的處世觀點。為適應環境及自我興趣的發展，着重古典典籍的研究及基本智性訓練的人文學科是不受歡迎的。面臨着社會興趣取向的強大壓力，許多大學的課程計劃很自然的被修改或放棄了。直到一九七七年赫欽斯去世為止，仍然以古典名著為學校主要課程的人文學院只有以赫欽斯為發起人之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 of Annapolis, Maryland）以及以艾德勒為發起人之聖他非學院（Santa Fe College, New Mexico）兩所學院而已。芝加哥大學本身仍然很重視古典名著的研讀。

另一方面，雖然芝加哥大學學制的改變不能持久，足球隊不能長期廢止，此二方面在其他各大學並未造成如赫欽斯預料的影

⁵⁶ "The Columnists," *The Center Magazine*, Sept.-Oct., 1977, p. 43.

響力。沒有一所大學曾經依照赫欽斯的例子做學制的改革及教學上的改變。但是，對學生通才教育的要求却影響着許多綜合大學的課程。一九五七年蘇俄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 Sputnik 進入太空震驚了美國教育界，完全由學生之興趣為取向的教學態度及課程安排已使美國在太空科學上落後了。嚴格的基本訓練及科學技術的加強使學校對課程安排及教學態度重新檢討，增加對讀寫算的基本訓練，及專門科學的嚴格訓練。然而，這種實在主義的教育哲學，使得許多教育家發現，教育只在造就專家了，這些科技專家對知識的統整認識相當缺乏，因科學家只在研究大型物體的小部分而已，對其整個的構造無法瞭解，更別談瞭解其在人生或人性上的指涉意義了。⁵⁷ 對人性的瞭解，生活的體認，道德價值的肯定，不是專門科技知識所能提供的，因此人文科目仍有其重要性，有其存在之必要。各大學由一九六〇年代開始再度將通才教育課程置入大學課程中，以大學一、二年級學生為對象，要求學生必須修習至少一半的學分為通才課程 (general study)。雖然美國各大學的行政是獨立的，不受政府支配，但目前幾乎每一所全科大學的一、二年級學生需要修習通才課程，儘管內容、教材有不同。當然，此類課程不是用古典名著作為教材，亦不一定應用討論方式做為教法。但對學生應具備一般知識的深入認識及具理性的判斷之要求却是肯定的。換言之，學生之科技知識及技能要被聰明的、有價值的運用，才不失教育的意義，即「造就好的公民」之宗旨。這也正是赫欽斯的理想。各大學在肯定通才教育的功能及課程安排時是否受赫欽斯的影響不得而知，但赫欽斯是提倡通才教育最力，且具成效的一位教育家則是不容置疑的。

五、結論與批評

⁵⁷ Howard A. Ozmon and Samuel M. Craver,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Columbus: 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 1981), p. 65.

赫欽斯的高等教育理想已如上述，以下試就其理論提出結論及批評。

結 論

1. 赫欽斯並不是具獨創理論及見解的教育哲學家，他只承繼了亞里斯多德及亞奎那的哲學主張，發展自己的理論。雖然亞里斯多德的理論被教育哲學家們歸屬於實在論，赫欽斯的理論被認為是觀念論的教育主張，但在一些基本原則上，赫欽斯完全以亞里斯多德的說法為自己理論的根據。亞里斯多德認為教育是智性的訓練及培養，赫欽斯以此觀點為其高等教育理想之經。⁵⁸ 另一方面，他引用亞氏的「所有人天生即有求知欲望」的名言，提出「人天生即有能力學習」的說法。⁵⁹ 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一書提到教育的工作是習慣的養成，教育不只是繼承傳統，亦非只在維護其所得利益，而是在訓練探討研究的藝術，也就是養成瞭解與判斷的習慣。⁶⁰ 赫欽斯以此為其通才教育的目標，也就是他高等教育理想之緯。我們可以說，赫欽斯是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找到自己教育哲學的基本預設。在這些基本預設下的實際教育方針，赫欽斯却走着與實在論者不同的路。實在論者主張對世界之瞭解由經驗、外在事實着手，科學研究與發展，提昇專家化的教育，但赫欽斯却認為對世界及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瞭解要靠個人理性的反省及判斷能力，進而否定專家的絕對重要性，他並不否認專家存在之必要，但教育不能只是造就一些專家。科學、技術訓練也是一樣。更重要的是人文的基礎訓練，科際間整合理論的通盤瞭解。因此赫欽斯的教育理論之所以被歸屬於觀念論是有根據的。⁶¹

2. 赫欽斯是位有遠見的教育家，在三十年代已看到美國社會

⁵⁸ Brumbaugh and Lawrence, *Philosophers on Education*, p. 73.

⁵⁹ Hutchins, *The Conflict in Education*, p. 66.

⁶⁰ Brumbaugh and Lawrence, p. 67

⁶¹ 徐宗林, p. 10.

因高度工業發達，科學技術進步帶給人們的只有物質上的享受，但在精神上却沒有一點好處。教育若仍以如何增加物質生產，訓練專門技術人員為出發點的話，結果是國家沒有思想家或藝術家能聰明的利用其科學及工業力量，人民未能意識到道德、智慧、美學及精神的價值，只專注於部分的學術發展未能顧及到全體及部分之間的連結關係。赫欽斯認為，美國教育正是在這條路上走着。由於對物質，尤其是金錢的喜愛，使得高等教育機構要向學校的經濟來源低頭，又要配合公眾的意見，訓練專業人員，而漸漸成為職業學校了。又因科學的分化，使得科際間的關係幾乎不存在了，研究所有科學之第一原則的哲學只成為一門學科而已。哲學已無法影響到日常生活。若我們想要以不同於動物的方式存在，我們必須有一肯定的「人」的價值觀、德性的生活觀及理性的思考能力。這些是教育的工作，但在目前的教育系統及制度，甚至教育哲學的理論中，都未考慮到這些人文的要求。赫欽斯在擔任芝加哥大學校長之初已看到上述教育的危機及偏差，到五十年代，他寫烏托邦大學一書時，這些危機仍然存在。而三十年後的今天，他所描述的教育危機是否已經化解了呢？由最近美國許多人文學院因缺少學生及經費而相繼關門，或學生更趨向於專業化知識，人文學科毫無地位，人文學院相繼改變教育方針及範圍看來，赫欽斯描述的教育危機仍然存在。不少人曾努力恢復人文學科的地位，提醒其在學術上的價值，每一所大學仍然保有文法學院，但是力量不足以化解這些危機。無論如何，赫欽斯對於美國教育問題的深刻瞭解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他的理論也有其不朽的價值。

3. 赫欽斯是位觀念論者，主張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養人類智性能力，但是他並未忽略教育的實用功能，也就是說，他認為教育也應該是有用的。由高等教育培植的人才應該是有智之士，是能保持公正、公平的態度對政府提出批評及判斷的人才。知識或真理的獲得，獨立思考的能力是我們智性發揮的結果。此外，智性也能應用在其他方面，如為國家提供建議，協助國家妥善的運

用工業力量。教育是在造就「好的國家公民」。好的國家公民基礎絕不在技巧的訓練及專業的知識，而是人的價值之肯定及智慧的發揚。

批 評

赫欽斯提出對當時美國教育面臨的危機的時候，正是美國實用主義獲得最多數人贊同且藉以為經濟政治哲學的基礎的時候。在教育方面，以實用主義為本的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也獲得大力支持，在中小學的教育階段，力主以學生興趣為設定學校課程及教學目標，發揮學生的潛能，注重教育經驗的獲得。這種開放的、重視個人興趣的教育方針，與赫欽斯之回歸傳統，尤其是回歸到古代希臘式的學術研究方式是完全不同的。赫欽斯首先便遭實用主義者的批評，他曾因此與杜威筆戰。其次，在他實施芝加哥大學改革計劃時也受到校內不少教授的批評與反對。另外，赫欽斯的理論散見於幾本重要著作之中，在一些觀念的使用及定義方面不是非常清楚與嚴謹。在此，綜合上述之批評，可提出赫欽斯教育理論的一些問題。

1. 首先，就赫欽斯常提的兩個概念加以澄清。赫欽斯在討論其教育哲學的**教育的衝突**一書中提出了「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詞。但它是指什麼？是否與他在**美國的高等學習**一書中所提的「通才教育」同義？此二概念是否能相通用？有沒有不同點？如何分辨呢？赫欽斯本身並未給予嚴謹的分辨，甚至有時還相互通用。但我們可從他的理論中找出二者的不同點。

赫欽斯認為教育的宗旨是養成一個人具備理性瞭解及判斷能力，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為其一生的學習做準備工作。在此大宗旨之下，任何方式的教育或教育名稱，其個別目標都不應該離開此一宗旨。人文教育是如此，通才教育也一樣，甚至在通才教育以後的大學與研究所的學術探究過程都是以發展個人智能及聰明為根本工作。人文教育所涉及的範圍是比通才教育要廣。通才

教育是指每位年輕人均應接受高中最後兩年及大學的一、二年級的基本教育。其功能有二：第一，無論是否在修習後進入大學，年輕人必須接受智德的修養教育。此種智德包括五種習慣。這也是人文教育的目標之一；第二，針對當時學科的分離，科際之間的隔閡而言，若想消除這些隔閡，各學科之間的溝通，必須有一個共同的基礎教育做為各學科專門研究之背景，及共通的基本觀念。通才教育就是建構這些基本觀念的基礎教育。通才教育的內容即以此二功能的發揮為設計的標準。永恒的學術研究，如形上學、知識論等是其主要課程。人文教育包含着通才教育的功能、意義，甚至課程。在意義上更泛指個人終生的學習歷程。學習是終身的事情，人文教育即在協助年輕人面對他一生的學習。另一方面，人文教育是全民教育，是凡為一理性動物——人，在發揮理性而達最高幸福境界的歷程，是一項長程的教育，目的在繼承西方文明，承先啓後。有了這些瞭解，人文教育與通才教育在赫欽斯的理論中是從屬的關係。正式學校教育的討論中此兩概念是互通的。若由終身教育目的來看，通才教育即不適宜指涉終生的學習。

2. 學者們對赫欽斯的批評，有些是赫氏未能詳細說明的，但也有些是被誤解的。

芝加哥大學中反對赫欽斯最力的吉弟奧斯指出，赫欽斯改革之一，即恢復形上學的研讀，只談到絕對形上學（absolutistic metaphysics）的研究，忽視了由希臘以來到現在的現代邏輯及現代哲學的發展。其次，赫欽斯反對研究工作。由於赫氏認為所謂研究工作只是資料的收集，甚至只是為收集而收集，對人文教育毫無幫助，在大學中是沒有地位的。第三點，吉弟奧斯批評赫欽斯將實踐方面完全廢除，只重視理論的研究，不需要實際的試驗。赫欽斯的假設是若人們有了抽象的、普遍的及理性的知識，在實踐上就比其他他人做得好，吉弟奧斯認為此一假設完全不能證明。第四，吉弟奧斯認為赫欽斯所見到美國大學的性質太狹窄了，美國大學具多元性質，而在赫氏只成為職業訓練場所，對大

學教育的改革只考慮此一點，忽視其他方面的成就。同時想回到學者的社會，只考慮已被廢置的形上學，放棄現代成就的一些本質。

杜威的批評也很類似。首先，他認為赫欽斯的理論是獨裁的或極權的。提出固定且永恒的第一真理，但未能指出是誰確定此真理及其他真理的秩序。其次，他認為赫欽斯是反科學及否定科學價值的，但却又要回到希臘或中世紀之大學教育系統。那時對科學都未曾排斥，而赫欽斯却排斥之。最後，杜威認為大學教育之改進不應忽視科學及社會的改變。高等學習要成為理性的就必須要抓住我們現代科學及社會情況，這一點赫欽斯並未意識到。

上述的批評是在赫欽斯寫完美國的高等學習之後提出的。當時赫氏曾提出答辯。⁶²但只是文字上的糾正，他仍堅持自己理論的可行性，並實施了芝加哥大學新計劃。對杜威的答覆只是對杜威的反批評而已，並未為自己的理論提出辯護。但我們可由後來的兩本書，前瞻的社會及烏托邦大學中看出對上述各點批評，赫欽斯有了理論上的申訴。綜合四點說明之。

(1)首先，在一九二九年，赫欽斯就任芝加哥大學校長的就職演說時並未否定研究的功能。⁶³在大學及研究所中的研究有其存在之必然性。他指出芝加哥大學有二項任務（dual obligation）——發展最好的方法造就研究及具創造力的學者，及發展最好的方法儲備教學人才。教育應該是有用的，赫欽斯從未否定過。在烏托邦大學一書中，他認為以理智或理性為後盾，經過思考及反省的資料收集是有組織、有系統的，也就是我們的知識。大學中之研究工作是屬三、四年級及研究所學生的功課。他們在經過通才教育的訓練之後，瞭解及判斷能力能夠清楚的分析及反省的整理所收集的資料，以成為有用的知識。赫欽斯既不排除研究工作，亦不排除資料的收集，對理論的實踐自然也不會排斥了，因

⁶² Adler, "The 'Chicago Fight'," p. 60.

⁶³ Robert M. Hutchins, "Training Professors—and Paying Them," *The Review of Reviews*, LXXXI, No. 481 (Feb. 1930), 99.

為資料收集之後的處理、研究等等都是在證明理論。

(2)其次，在烏托邦大學中赫欽斯很明白的表示，哲學的多元性是可以存在的。在教育系統中却一定要有一教育哲學來統御整個國家的教育行政。他雖沒有提出那一種教育哲學理論是正確的，國家應遵循的，也未指出學生要修習什麼哲學理論，但由他的整個教育思想看來，觀念論的教育哲學是他所推崇的。又因為他未指出國家必須遵從什麼教育哲學，他的理論就不應該是獨裁的。赫欽斯的答辯是，他在美國的高等學習一書中從未提到「真理是固定且永恒的」。他只認為真理是天下一樣的，知識即真理的想法是觀念論的主張。

(3)在前瞻的社會中，赫欽斯很明白的表示現代社會之學習與古希臘的城邦國家中休閒階級有時間去學習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不可能再回到古希臘的時代，我們要留意的是現代的工業成就及發展，使每個人的工作都可以用機械或電腦來代替了。那時，社會上幾乎每個人都會有多餘的時間，這些時間是應該加以利用的。若是將休閒時間放在玩樂上，這是浪費我們的理智，因此，造成一個「學習的社會」應該是我們未來世界文明發展的目標。此一說法顯示，赫欽斯並非沒有警覺到現代成就的本質，也沒有忽視到現代社會之發展方向。他只在強調，只重視現在與即刻之未來的世界觀，而不以過去文明、文化的遺產為借鏡，則世界的未來是沒有穩固的思想根基的。形上學、知識論為必修之學科是正確的。

(4)赫欽斯批評美國大學教育，提出美國大學已漸漸成為職業學校或技能訓練學校，這似乎將大學的功能看得太狹窄了。的確，赫欽斯是如此認為。但就七十年代，美國大學生入學的調查顯示，大學生以謀求將來有較佳的工作為主要入學原因的佔極大部分，⁶⁴為順應這些大學生的要求，大學的教育單位努力的為其未來的職業做準備工作，漸漸的大學教育成為專業訓練，這並沒有錯。但若認為大學只在從事專業訓練，這就有點過於極端。

⁶⁴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 30, 1978, p. 12.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耶魯大學教授布姆巴認為杜威與赫欽斯之間的爭論事實上是不必要的，尤其是對「學習」的看法。杜威是以幼稚園的小孩為例子，赫欽斯是以研究生為例子。兩人皆提出各人的標準例子。赫欽斯是想把研究生當成幼稚園生，而杜威又想將幼稚園生當成大學生來看待。⁶⁵

3.除了上述兩點之外，在此還要提出三點看法。首先，許多人批評赫欽斯不顧現實，只考慮理想的情況。事實上，正因為赫欽斯看到了現實社會的許多問題，欲以教育為解決的方法，教育則需要一明確且絕對的價值標準，也就是一不受社會、政治影響的教育哲學。赫欽斯並非不顧現實，相反的，他對現實有真確的瞭解，如對工業發達所可能產生的後果，人們益發趨向現實、功利，而以物質上之滿足為人生目的。這種社會會使人喪失人的本質，而影響到社會國家的未來。教育是社會國家實現未來期望的方法。此方法是依隨社會國家所遵崇的價值而設定的。由另一方面看來，此方法也能應用其效果來指引或改變社會國家所遵崇的價值。赫欽斯認為，若教育使人尊重理性、道德與美學，那麼國家社會也能因此而尊重人文、文明遺產、道德德性、精神指引，國家的真正力量才能發揮。這是赫欽斯堅持的看法。

同樣的，教育哲學是理想，社會價值之取向是現實。若以理想帶領現實，使現實能同一於理想，則完美的社會國家，甚至世界將可實現。反過來說，若現實影響到理想，甚至改變理想，則教育功能喪失殆盡，只淪為為社會價值之獲得而儲備人員罷了。我們要達到前者的境界就要堅持一個完善的教育哲學，理想的社會遠景。理想與現實是有一段距離的，若不能始終堅持往理想的方向走，很容易被現實、社會取向所影響，改變自己的方向。赫欽斯在芝加哥大學之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赫欽斯是一位堅強有力的校長，他堅持自己的原則及教育方向，實施其理想，改

⁶⁵ Robert S. Brumbaugh and Nathaniel M. Lawrence, *Philosophical Themes in Modern Educ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73), p. 8.

變學制，增加人文課程等等，改革計劃實施以後，成就可見。可是，他的計劃在他離開芝加哥大學以後却無法持續下去，儘管到今天芝加哥大學的古典經典訓練仍是非常嚴格及有成效的。很明顯的，社會價值取向再度影響到大學教育方向。這個結果顯示，一方面大學教育必須有一強而有力的行政單位，有教育理想，才可負起引導社會價值的責任。另一方面，社會價值的改變並不容易，必須有一長期的、完善的教育計劃，才能實現理想。

其次，赫欽斯提出「前瞻的社會」的概念是其教育理想的擴張，也是未來理想社會的藍圖。他曾在前瞻的社會一書中仔細的描述了在此社會中重視理性的生活情況。西方世界工業發達之後自然的造成一個無工作的西方。這是不可想像，而且令人恐懼的情況。人力過剩，許多人無工作可做。在個人有過多的休閒時間而又恐懼時，我們必須想辦法使個人面對它，解消恐懼感。教育是要負起責任，使個人心理放鬆，改變過去「工作」的觀念，而以爲「生活」做準備爲目標，使我們生活在理性的指導之下，造成一「學習的社會」。但是，赫欽斯所描述的學習的社會却令人失望。⁶⁶ 因爲他似乎完全以古希臘雅典市爲範本，未能考慮一些因時空變遷而有不同的社會模式。因此，他的理想雖值得追求，但不應該將雅典的社會搬過來。另一方面，在赫欽斯描述的生活中，完全依理性而活顯得拘謹、枯燥而無生趣。這也許是因爲赫欽斯自小受宗教生活的熏陶，重視克制，不重視放鬆所養成的想法吧！

最後，還有一點與赫欽斯大學通才教育之教材有關的問題。赫欽斯主張，教育指涉教學，教學指涉知識，而知識是真理，真理却又是天下一樣的，因此教育也應是天下相同的，同樣的教材也應適用於天下。赫欽斯使用的教材是他與艾德勒精選的「古典名著」，這些是西方文明的最佳遺產。若他的理論成立，他所精選的「古典名著」是否應該包含一些非西方的作品呢？如一些具永恒價值的書，奧義書、四書五經等。又因東、西方社會及文化

⁶⁶ Hutchins, *The Learning Society*, p. 134.

背景不同，赫氏在精選「古典名著」時的標準是否能同樣應用在選擇東方名著上？這些是具有世界大同理想的赫欽斯未想到的問題。

無論如何，在現代科技發展神速，「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也愈來愈渺小的情況下，若人本身不再肯定人的價值，不再重視前人的遺產，不再向下一代灌輸人文知識，那麼人與人之間無法溝通，相互瞭解，更無法瞭解世界，如何能聰明的運用科技？如何能智慧的與人及世界交流，更如何能達到世界和平，大同的理想呢？我想，這就是赫欽斯最擔心的問題吧！

HUTCHINS' IDEALS OF HIGHER EDUCATION

Shih-yu Kuo

Abstract

Robert M. Hutchins (1899-1977), with his keen sense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criticized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of the 30's. His criticism still holds true in the 80'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mechanical revolution, "human beings" lost their humanity. People become smaller and insignificant.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technique reduced human beings to professional specialists. And the division of knowledge caused isolation in higher learning fields. All of these confusions and hazards made Hutchins realize the need of advocating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to cultivate human intelligence, with a positive value of "humanity," virtuous view of life and rational thinking ability. To achieve these purposes of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organiz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higher learning. The changes were described in his book *The University of Utopia*.

As the youngest presid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1929, Hutchins tried to realize his ideals. He changed the school system, combined the last two years of high school and the first two years of the university and formed liberal college. Every young student who was in the last two years of high school was required to enroll in studying the Great Books which were edited by Mortimer Adler and Hutchins himself. After four years of liberal arts training, the students could decide if they wanted to continue their educ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r to stop their education and seek other professional training. No matter what they decided, the basic understanding of human values and the ability of rational judgement were firmly installed in them. This should be the main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Hutchins was not an educational philosopher per se. However, his conservative viewpoint on higher education had a great impact on today's liberal arts education.